

从名诗《当你老了》中译谈起 袁可嘉与叶芝，“光辉的对称”



记者 黄体军 济南报道

在《中华读书报》日前公布的名家“2024年私人书单”中，诗人、翻译家、《世界文学》原主编高兴先生特别提到这样一本书并给予了高度评价：《沉寂的洪钟：九叶诗人袁可嘉》，方向明著。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关于诗人、翻译家袁可嘉先生的传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书中谈到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“光辉的对称”，即一方为优秀的作家，一方为优秀的创作型翻译家，你写得好，我翻译得也好，最后呈现出来的文本是双方交流碰撞出来的新的火花，从而演绎出“双星同辉”的文坛佳话。冯至之于德国大诗人里尔克，穆旦之于英国大诗人奥登，袁可嘉之于爱尔兰著名诗人、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，皆构成了这种“光辉的对称”。

袁可嘉先生是怎么喜欢上叶芝和他的诗？他们之间这种“光辉的对称”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让我们先从叶芝的一首名诗《当你老了》谈起，这是袁可嘉翻译的叶诗中最出名的一首。此诗有多个中文译本，但袁先生的译作被公认为是最上乘之作。这首名为《当你老了》的诗是这样的：“当你老了，头白了，睡意昏沉，炉火旁打盹，请取下这部诗歌，慢慢读，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；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，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，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



纹；垂下头来，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，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，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

子，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。”这首诗，不难看出袁先生的译作对歌词的巨大润泽之力。

这首诗是叶芝献给他终生“爱而不得的恋人”，也是他艺术的缪斯女神毛特·冈的。1889年，23岁的叶芝偶遇了22岁的毛特·冈，瞬间如遭雷击般被毛特·冈惊人的美貌所吸引。从此“一个新的叶芝”诞生了。“我所有的诗都是献给毛特·冈的。”叶芝曾这样说。“我从未想过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看到如此之美。她属于名画、诗歌和传说的往昔。”“她是春天主神的古典式化身。”

叶芝多次向毛特·冈求婚，但均遭拒绝。毛特·冈欣赏叶芝的才华，但并没有以婚姻相许，反而如此安抚他：“世人会因为我不嫁给你而感谢我。”她的话不无道理。叶芝后来的反省与她所见略同。爱而不得自然让叶芝很受伤，但两人的关系最终并没有变成仇家，而是以特殊的方式保持了终生的友谊。

除了《当你老了》，袁可嘉还翻译了叶芝很多其他的诗。他的译文之所以不同凡响，一则缘于他对叶芝多年的熟悉和喜爱，另外，大家不可忘记，袁先生本身就是诗人，是九叶诗派的代表人物。诗人译诗人，自然更易理解共情。

据袁先生在自传中回忆，早在1941他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后，就开始写诗，并不断有诗作发表。当时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，袁可嘉在文学上既深受本系老师冯至、卞之琳等人的影响，同时又受到中文系沈从文、朱自清、闻一多等老师的熏陶。另外，作为外文系学生，袁可嘉对英美文学的学习自然也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他先是沉浸于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，诵读了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等名家的作品，后将兴趣逐渐转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，诵读了叶芝、艾略特、奥登等人的作品。

1946年他的毕业论文《论叶芝的诗》，成为他发表的第一篇外国文学评论。

袁可嘉一方面致力于翻译叶芝的诗歌，出版了《叶芝诗选》等，一方面发表了《叶芝的道路》《谈叶芝诗札记》等理论评介文章，对叶芝诗歌艺术及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除了翻译叶芝，他还翻译出版了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诗集《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》，这是他在翻译事业上的另一突出贡献。此外，袁先生还翻译了300余首英美诗歌，主持编译了《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》等书。“译诗是一种艺术，不是一种技术。你对原作的总体有了透彻的理解，然后尽自己的本事用另一种文字将它还原为一个艺术整体，使它尽量接近本体。”他强调翻译要有“整体观念”，要努力做到“形神兼备”。这些心得值得后辈翻译家铭记。

1981年，袁可嘉与九叶诗友合编出版了《九叶集》，并被公推为此诗集作序。在序言中，他指出了九叶诗人共同的倾向，同时又一点评了穆旦等各位诗友的鲜明个性。因为这篇序文，袁可嘉被称为“九叶的理论代言人”。《九叶集》出版后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，此后“九叶诗派”被誉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派之一，并正式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。

袁先生被中国当代文坛感念的还有一件事，是他领衔编选了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，四辑八册，让中国当代作家大开眼界，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假如叶芝先生天堂有知，他会发现，站在他面前的译者袁可嘉，同样是一位配称文学大家的人。两人一定会“一见如故”。

从“失职父亲”到“温情爸爸” 《六姊妹》刘钧诠释深沉父爱

刘宗智 实习生 赵博文 济南报道

热播剧集《六姊妹》中，当何常胜蹲在地上为女儿织毛衣的画面出现时，弹幕里飘过一片“这样的爸爸请给我来一打”。谁能想到，这竟是当年在《乔家的儿女》里对亲生孩子冷漠无情的乔祖望？从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偏心的盛紘，到如今这个嘴硬心软的何常胜，刘钧用演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出“父亲变形记”。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：好演员的戏路，永远比编剧的想象更宽广。

还记得《乔家的儿女》中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乔祖望吗？刘钧将这一角色的冷漠与自私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妻子难产去世，他却无动于衷；孩子们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他却揣着鸡蛋当宵夜，许多观众气得在弹幕里刷屏吐槽乔祖望。然而，到了《六姊妹》中，刘钧

饰演的何常胜嘴上念叨着“丫头不如儿子”，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深沉的父爱。大女儿剪了头发，他带她去吃锅贴；三女儿藏私房钱，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在《六姊妹》中，刘钧饰演的何常胜不仅展现了父爱的深沉，更通过细节让观众感受到一个真实而鲜活的父亲形象。他并非完美无缺，也有自己的局限与脆弱。比如当大女儿何家丽因意气用事剪掉长发时，何常胜起初勃然大怒，用严厉的语气训斥她不懂事。然而，当他看到女儿委屈的眼神时，语气渐渐软了下来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带她去吃锅贴，用笨拙的方式表达关心。这种从愤怒到无奈的转变，展现了一个父亲在面对女儿成长时的无措与矛盾。

何常胜这一角色并不是刘钧第一次出演“慈父”形象。在剧集《南来北往》中，刘钧饰演的汪永革虽然是一个单亲爸爸，但他对

儿子汪新的爱却深沉而细腻。剧中，汪永革在面对儿子时，眼神中总是充满关切。当汪新因工作受挫时，汪永革默默为他准备了一桌热饭，虽未多言，却用行动传递了父爱的温暖。当汪新生病时，汪永革守在床边，轻轻为他掖好被角，那种无声的关怀让人动容。

在《南来北往》中，汪永革对汪新的爱更多体现在隐忍与沉默中。在《六姊妹》中，何常胜通过一次次的情感流露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、真实的父亲形象。刘钧的演技秘诀在于对细节的精准把握。何常胜数落女儿时总爱背着手，手指却不自觉地搓着衣角——嘴上骂得凶，心里早已软成一摊水。刘钧通过细腻的表演，将何常胜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无论是面对女儿时的温柔眼神，还是在家庭琐事中的体贴举动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，让角色更加丰满立体。

